

日 本 女 作 家 都 市 小 说 系 列

高树信子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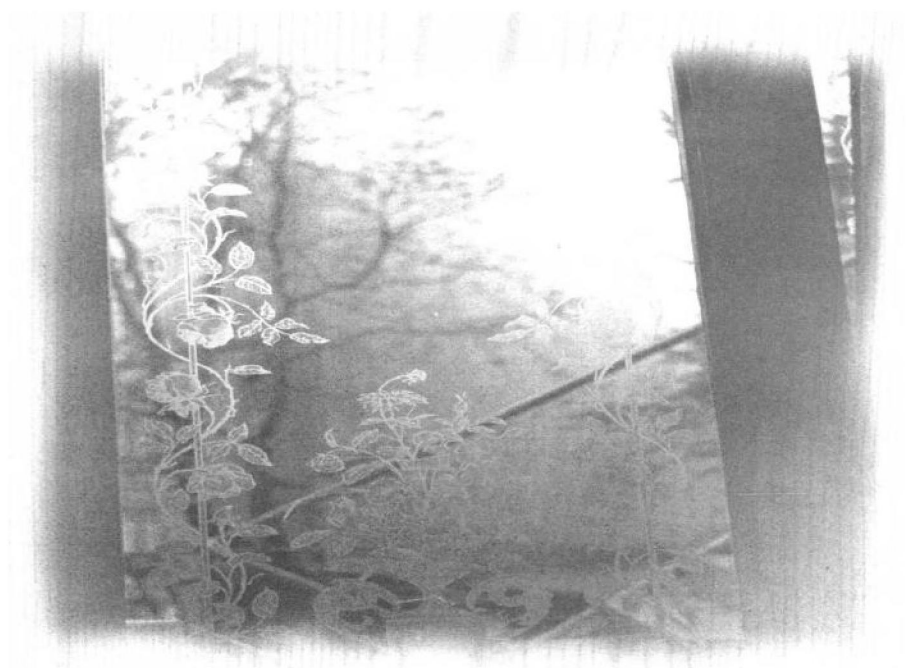
张唯诚 译

亿万个夜晚

（相隔二十五年的两度恋情，都以无果而告终；
两个男人的先后死亡，只能使她和他越走越远。“爱”与“死”，原来是如此相近的近邻。）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亿万个夜晚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亿万个夜晚 / (日)高树信子著;张唯诚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2. 6

(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)

ISBN 7-5327-2808-0

I. 亿... II. ①高... ②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2650 号

高樹のぶ子

億夜

Copyright © 1998 by TAKAGI NOBUKO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arranged with TAKAGI NOBUKO
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. Tokyo

图字:09-2000-436 号

亿 万 个 夜 晚

〔日本〕高树信子 著

张唯诚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 字数 200,000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8,000 册

ISBN7-5327-2808-0/I·1623

定价:14.00 元

《亿万个夜晚》

高树信子(1946——)。日本小说家。生于山口县。东京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毕业。1980年登上文坛,1984年荣获芥川奖。重要作品有《亿万个夜晚》、《把时光染成蓝色》、《水脉》、《花涡》、《百年预言》等。擅长描写都市成熟男女微妙多变的情感世界,有“女渡边淳一”之称。

25年前,她为了他那活在梦幻中的孱弱弟弟,拒绝了他履行婚约;25年后,她又为了她那离死期不远的病弱夫君,拒绝了他重修旧好。弟弟的死已是尘封旧事,夫君也终于化为新鬼,他俩却冷静话别,各走前程。为什么强健的成功男子,却得不到女人的以心相许?为什么孤独的落寞女子,却不愿靠上男人的宽厚肩膀?莫非女人对梦幻的痴迷,更甚于对现实的希冀?莫非女人对弱者的爱怜,更甚于对强者的爱慕?——便纵有亿万个夜晚的深思默想,这女人的心底之谜也难以猜破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
网址: www.shph.com.cn

责任编辑: 沈维藩
封面设计: 陈伟中



挡住西斜阳光的遮光玻璃使夕阳的力量减退了许多,车内充满着暗淡的橘红色,但久里布竹雄依然觉得背后有一股强力推来,这令他产生一种压迫感,仿佛被西沉的太阳追赶着,他感到不快,不过这种不快并非来自夕阳,而是来自三十分钟前的谈判。当时他用吵架似的语气制服了对方,使对方几近崩溃地屈服于自己,然而他知道,这种屈服并非缘自于内心。

系列加油站的油价正在大幅下跌,要扼制这种势头需仰仗连语言和数字都无法表达的黑旋风似的力量。那吵架似的语气其实是一种亲切的表示,如果用“糖”和“鞭子”这两种东西打比方,那应该是糖。一阵粗暴的话语之后,再苦笑着说一句“都这把年纪了,还说些蠢话”,便使怨气消散殆尽。这以后,仿佛自己为难到了极点的轻声细语最终使对手改变了态度。“不过,本来觉得不适合你们干的哩,很通融了吧。”竹雄最后说。

有些店子提出了夜间降价的方案,要求在夜间以比其他系列加油站每立升便宜十元的价格出售汽油,这个建议被竹雄夹杂着叹息的话语驳了回去。表面上,他们都很快采取了顺从的态度。干得妙,竹雄想。这就是资本,即买卖上力量的较量吧,抑或也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斗的因素吧。他怔怔地品味着这胜利的滋味,

然而那味道并不香甜，只有些寂寥的感觉。

生存中的胜负究竟是什么呢？竹雄每天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。在刚才的较量中，他又取胜了。在竹雄的记忆里，进公司以来几乎没有过失败的经历，然而，他总觉得自己有可能遭遇一次反击，就像走奥赛罗棋^①一样，也许会有一着棋令自己全盘皆输，连续的胜利可能慢慢地把自己引向巨大的失败，这寂寥的胜利感，莫非是一种惨败的先兆么？

从车后座上望出去，前方的景色如火光中的肌肤一般清晰明朗，雨后的夕照将成熟的橙黄色光芒映在路边的柳树上，使枝条尖儿都闪闪生辉了，然而，从这景色中浮升出来的明快的线和面反而令竹雄心生忧郁，他觉得沐浴在灰色雨丝中的湿漉漉的风景才是令他感觉愉快的。

“分社长，听说昨天是您的生日呀。”司机面朝前方轻轻点了下头说。

“终于跨过这道坎啦，想想自己已活了半个世纪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”

2

“恭喜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司机没有再说什么，竹雄松了口气，假若他继续问在什么地方，和谁在一起共度生日的话，竹雄会感到更加不快的。昨天晚上没有人和他在一起，只有远在横滨的妻子礼子打来过一个简短的电话。如果说这样的生日之夜并不觉得寂寞，别人听了好像是在撒谎，于是他必须再撒一个谎，说单身赴任自然是寂寞的。而事实上，谁都认为福冈是单身赴任最理想的都市，不过，对于处在此种境遇中的人们，大家都期待他们显出因寂寞而心生厌烦的样

① 英语名 Othell game，一种双人游戏。在六十四格棋盘上轮流下黑白二色棋子，夹住对方棋子即可使其变为本方的棋子，终局以一方颜色的棋子多为胜。

子。竹雄来福冈三个月了,他并不觉得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之处,也不感到寂寞。

如果硬要说说自身的感受,那也许就是恐惧,这种恐惧潜藏于竹雄身体最深密的部分,所以平时并没有意识到,然而现在,这汽车似乎正在渐渐地接近那个恐惧。虽然竹雄对福冈的地理环境还不太熟悉,但他已看出汽车刚刚通过的十字路口是六本松,他们没有进入城南线,而是从护国神社旁边驶过去了。

“这一带很拥挤吧。”竹雄不经意地说。

“没关系,您还有安排吗?”

“没有了,不用急。”

“那么我们从榉树路经警固回公司怎样?”

“可以。”竹雄回答。这些地名对竹雄来说简直像洋文一样听着别扭,而这里的风景更令他不快。以前,他曾两次乘出租车经过这里,现在也想再看看这一带的街景,只是前两次来这里时的那种凝重空气又似乎向自己压迫过来,那种感觉的复苏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苦闷。

第一次经过这条街是他来此上任后的第十天,第二次是三周以前。第二次来时,曾让出租车在那店铺前停了一下,他瞅了瞅店铺里面,没有人。

那店铺位于公寓楼的一层,左右与其他数家店铺相连着,铺面也小。当时他想,在这种远离商场和闹市区的地方,会有生意可做吗?

那是一家冷清的古董商店。

现在,汽车正在向那商店的方向驶去。

“在前面停一下怎样?”

话音刚落,他又后悔了。然而他的声音一向是坚定的,与后悔和犹豫无缘,而此时他语气中的直截了当也令他感到惊讶。

“我想去那边的古董店瞧瞧。”

司机探头探脑地慢慢开动汽车，一块写着“槐屋”的招牌进入了视野。司机把车停在距招牌几米远的地方。

“请在前面信号灯处转弯等我。”竹雄指着前面闪着绿光的信号灯说。

顺便造访古董商店使竹雄有些负疚，还感到一种不快，让司机在前面等他也是出于一种将这个行为完全个人化的心情。

他一面向槐屋走去，一面希望像上次那样店里没有人，即使有人也是一个男人，一个至今未曾谋面的男人。他曾几十次几百次地想象过那个男人的样子，所以那男人以一种异样的模样膨胀起来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当他装作路人在槐屋前徘徊的时候，他发现里面的确有个男人，于是那异样膨胀的模样骤然消失，自己的心绪也平静下来，与此同时，他回转身，决定迈进店堂。

推开写着店名的玻璃门，他首先感到一股被陶器、铁器和玻璃之类所冷却的空气环绕于脖颈的凉意，紧接着就听到男人“欢迎光临”的招呼声，声音显得年轻而洪亮。竹雄吃了一惊，以至无法立即看清男人的样子。

眼前的搁物架上摆着一盏新艺术^①情调的灯具，他装着被那灯具吸引的样子，瞥了一眼男人，发现他很瘦，和自己的年龄相仿。

这就是沙织的丈夫相羽保吗？他回味着刚才的瞬间得到的印象，眼光却在那些陶器、旧玻璃壶和象牙佛像上游动。渐渐地，竹雄的心情平静了下来。

“槐屋，这名字真不错。”竹雄漫不经心似地对店主说。

看来这店子少有人来，即使偶尔来个顾客，店主也只是蜷缩

① 法语 Art Nouveau 的译词，一个二十世纪在法国兴起的艺术流派。

在店堂里面，并不主动接待的。

“过去，这店铺前有棵槐树，后来枯死了，现在的行道树是榉树。您要找什么吗？”

“不不，路过顺便看看。槐是一种怎样的树呢？木字旁边挨个鬼字，读起来也好听。”

“这盘子就是槐木的。”

店主终于从里面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雕有鱼形图案的旧圆盘。竹雄“哦”了一声接过盘子，一面想这男人一定就是相羽保了。从那宽松的灰色毛衣里伸出的手背白得晃眼，令人心生不快。

“这是在槐木上雕的鱼？”

“这种木材很好雕刻，既轻又有光泽。您住在这附近？”

“不，刚来福冈三个月，常抽空出来走走。这店子年轻人不来挺好的，能让我再看看吗？”

“请吧。”

竹雄的装束很适合他现在的环境，言谈又彬彬有礼，所以店主似乎很放心，他离开客人，回到店堂里面的一张桌前坐下来。5
店主给人以相当病弱的印象，腰部以下很瘦，走起路来右脚拖着地，因而肩部显得过宽。

根据调查所的报告，这个男人十二年前辞去小学教员的工作，开了这家古董店，而退职的理由是患有肾病。他的妻子沙织现在市内一所小学任职，两人住在这栋楼的六〇五号房，他们的店铺则在一楼，没有孩子。望着店主人的背影，竹雄估计他的肾病相当严重。

皮肤白皙，肩膀宽阔，身材瘦弱，这种模样让人觉得他是个狭隘固执的男人，而眉宇间隆起的肉块也给人以个性偏执的印象，然而，这是沙织钟爱的男人，他身上也许蕴藏着一种难以轻易发

现的魅力吧。竹雄这样想着，力图将那瞬间的印象还原到内心的白纸上，然而，当他正这样做着的时候，从胸中广阔的黑暗中却涌出了一片色彩奇异的阴影，它像花粉一样飘忽而过。这个男人，他像谁呢？他忽然觉得，他像自己死去的弟弟光也。

在竹雄的身体中，二十五年的岁月发出声响轰然倒塌。为了扼制这种倾倒的势态，他不得不深吸一口气。弟弟光也比自己小一岁，他去世时是二十四岁，那以后，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逝去了，现在，他又这样地来到了沙织身边。这一现实，竹雄感到它正泛着鲜艳的波纹，向着自己的意识深处扩散；而另一方面，他又觉得，这很像一个醒来前鲜明的梦，如果要努力驱除它，它也会慢慢地淡薄下去的。

在古伊万里^①风格的陶瓷画碟旁边，摆着米黄色的木质长火盆，它的光泽反映出天花板上的灯光。另外还有欧式旧花瓶之类的东西也随意地摆放着，这使得这地方看上去更像巴黎的跳蚤市场，而那个躬身坐在里面桌前的男人，也仿佛变成这里的一件商品了。男人正将脸凑近低矮的台灯读一本杂志似的东西。竹雄悄悄看了看他的面部侧影，想确认一下自己刚才得到的像光也的印象是否正确，然而，这回却一点也不觉得他们相像了。他想，光也即使到了接近五十的年纪，也不至于变成这样一个毫无生气的中年人吧。

在店堂里面的搁物架上，也就是最靠近店主的墙壁处，一只混杂在竹制玩具、旧偶人中的木盒吸引了竹雄的视线。那是一只宽七八公分、长十五公分的带盖的盒子，其转角的削制和清漆的涂刷显得粗糙，不像日本的民间工艺品，固定盖子的合叶有指尖

① 伊万里：位于日本佐贺县的港口。江户时代著名的有田瓷器（有田，位于佐贺县的镇）均由伊万里港运往日本各地，故有田瓷器又名伊万里瓷器，主要为彩绘瓷器。

粗细，上面的钉子也有一些凸凹不平。看来，这东西多半来自东南亚或南美，一看就知道是便宜货。尽管如此，它依然有吸引竹雄视线的理由，那就是盖子上部那制作精巧的贝壳片工艺。那是一只小蜻蜓似的昆虫，珍珠色的光泽使它的翅膀分外醒目，很是漂亮。与翅膀的长和宽相比，它的头部显得过小，眼珠只有火柴头那么大，也是埋在贝壳片里的。这样看来，它到底不是蜻蜓，那么是蜉蝣吧，竹雄想不出其他与之相似的昆虫，也不知道真正的蜉蝣有多大。这只贝壳片翅膀的蜉蝣全长不到五公分，但头部有伸出的触角，尾端有长长的毛，把它们加进去就接近十公分了。蜉蝣纤细的身体在盒盖上呈对角线横卧着。判断它不是蜻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它翘着身子，尾端的毛触到了收敛起来的翅膀的尖儿，那样子宛如正歇在草叶上，全身的力量正在聚集，马上就要朝某个地方飞去似的。

“这个，这盒子，”竹雄不禁问，“是蜉蝣吗？”

“不错，是蜉蝣。”店主不假思索地回答。从语气中可知，店里的东西在他都是烂熟于胸。

“不是日本的东西呀。”

7

“想必是马来西亚的。”

马来西亚这个词令竹雄仿佛遭到了电击。他打开盖子，看了看盒子里面，又将视线移到盖子的反面，那里有一些字母，不是英文，是用金红色的颜料写上的，竹雄的心跳更快更激烈了。

“马来西亚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这盒子不卖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竹雄重新将盒子翻过来，的确，上面没有价格标签。

“家里人要我拿来放在这儿的，并没有打算卖。不值钱的东西，也不是古董。”

家里人是他的妻子沙织吧。不打算卖却放在店里，令人费解。

“我倒是看中了，能卖给我吗？”

竹雄的表情很认真，于是店主人为难地伸出手接过盒子，“你要这个？”他重新打开盒盖，翻转过来察看。然而竹雄并没有放弃的样子，店主感到了一种压迫过来的力量。

“实在想要，就让给你吧。能留下地址吗？如果要请您归还，明天好和你联系。不过我想多半不至于。是我内人的东西，丢在这儿看来不想再要了，所以大概也不会要求归还的。”

“明白了，这样就好。”

竹雄的心跳更加剧烈，他强作镇静地付了钱，递上名片。

男人用白而软的纸将盒子包起来，他右手的中指有老茧，手指之间有淡淡的污痕。

“这个，是马来西亚的吗？”

“你在收集马来西亚的东西？”

8

“不，不是，不过对那个国家有点兴趣罢了。听说那里有不少珍奇的昆虫。”他告诫自己不要说得过多，“所以，也有蜉蝣，像镶嵌在这盒盖上的一样。”

“你喜欢昆虫？”

“啊，不错。”

竹雄对蜉蝣的了解十分有限，只知道这种昆虫羽化几小时后就会死去，这还是弟弟光也教的。

将装着盒子的纸袋递过去，鞠着躬说了声请再次光临后，店主顺手把竹雄的名片放进了收银柜。竹雄感到自己的化身被人推进了一个难以逃离的陷阱中，不过他并不觉得厌恶，反而体验到了一种被甘美的忧郁和伤感包裹起来的感觉。对于自己名片的去向，竹雄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体验。他走出店铺，朝着自

己的汽车走去，一边掂了掂手中纸袋的份量，觉得意外的轻。

回到车里，司机问他买到什么好东西时，他的回答十分奇怪。

“倒是自己意外地被缠上了。”

这回答来自于他的真实感受：被缠住了，被抓住了，自己被放进那店铺的收银柜里了。

然而，这种感受——来这座城市近三个月后得到的这种感受，司机自然是不知道的，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得奇怪。那抓住竹雄的东西没有形状，不见大小，然而在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中，一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昔日的胆怯、诱惑、憎恶和隔膜，那些不堪回首的一切，无不与之有关。他摇了摇手中的纸袋，觉得这回似乎比刚才重了许多。

这天傍晚，相羽沙织乘坐巴士向西而去，但她的家并不在那个方向。

夕阳透明的光片毫不留情地撒在座席上，那里放着一钵仙客来和一束信札。仙客来是粉红的，卷在玻璃纸里，上面还系了一根红色的缎带，这缎带是年级委员——一个女孩子从自己家里拿了来，并在班级同学面前扎好的。到了五年级，孩子们的差异显现了出来，有的很不錯，而另一些却滞后了许多。有的男孩子对这种在土豆似的球根上生出繁花的植物十分好奇，满心赞叹，而另一些孩子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内心一无所感。

年轻的同事正在休产假，沙织接下了她负责的班级。那同事希望现在多多休息，待来年春天领到津贴后就辞职。她的这个打算只对沙织透露过，孩子们当然是不知道的，他们纷纷给她写信，有的说要看看刚生下的宝宝，有的希望她早日回校办份年级报纸，这些信都由沙织转交。那同事大学毕业不到五年，还带着少女气。她早有辞职的打算，只等机会来临，比如小她一岁的丈夫要出国啦，生孩子啦，等等，所以对辞职大约是不会犹豫了。孩子们虽然对做了母亲的老师送花写信表示祝贺，但也只是一种礼节性的行为，没有人表示要随沙织一起去医院。沙织这次去是负有

代表大家传达问候的责任的，孩子们大半要上私塾，没有那样多的时间。

沙织认为这是一项工作，所以比平时早一些离开学校。她感觉那仙客来、那装信的袋子，甚至包括携带它们的自己，都缺乏某种浓厚而细腻的东西，她的身体里仿佛在干涩地尖叫，那声音宛如将小石子扔进枯井时的回响。

那声音里有对打算辞职的同事的抵触，也有对自己不能辞职的生活的疲惫感。

沙织想起当年在郡部深山中的小学就职的日子，那时结束了学生时代的沙织从东京回到福冈，那里离她的家乡很近，但市内的小学教员已经满了。

自那以后二十几年过去了，脸上的皱纹和手背晒黑的皮肤记录了这段漫长的岁月，但若要有意识地捕捉这段岁月，却如在雾中飘浮一般接触不到任何东西。过去的一些场景，若费些力气凝神注视，也会如磨光的镶嵌物一样轮廓分明起来，比如从山村小学调到市内南区小学那年和相羽保的相识，然而，这些记忆的轮廓越分明，却越令人觉得它们与时间的流逝没有什么联系，于是，11二十多年的时光依然是不确实的。不仅如此，在这二十几年中，最早期的东京生活为什么在记忆中分量尤重呢？沙织的心中产生了新的疑惑。

东京的岁月无疑具有重量感，然而却只是重量和体积在增加，其他的一切都似乎罩着一层厚布，看不到细微的形态。

沙织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触摸这段逝去的日子了。

有时她想，每天的生活，就如同在铺好的铁轨上来来往往一般，总是那条路，总是那样的速度，于是尽管自己的脚步或车轮的确在接触着地面，扬着尘土，然而前进的感觉却在日益淡薄；而另一方面，有关东京的记忆被遮盖了起来，避免触摸反而使自己对

过去的抵触更加强烈,也使每天的生活更加空洞乏味。

这种时候,她也强迫自己按着顺序努力回忆在东京发生的事情,然而,这种努力持续不了多长时间,并不是那些特殊的情绪——艰辛、痛苦、甜蜜和苦闷阻隔了记忆,只是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一起发出了拒绝的信号。到此为止吧,一个强大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,于是自己被重新抛回到现实中。无数的问题抓住了沙织,她必须思考:缺课的孩子果真生病了吗?是否受到欺辱拒绝上学呢?希望将孩子送进私立名校的家长对自己的授课有何看法?副校长讨厌校长,在他面前不宜对校长过份赞誉;晚餐的食物昨天已经买好,今天可直接回家,半小时就可开饭了,等等。

尽管家务事丈夫总是帮忙分担,照料他也不太费事,但要做到工作家庭两不误还是得勤动脑子。有时候,沙织机械地照着眼前的日程表行事,这种时候,无论安排得多好,一旦变成了常规,便会觉得自己得到的时间、日常和人生仿佛都不是自己的,比如现在,坐在这巴士里向西而去,但不久,包括自己在内,谁还会记得这件事呢?这么说来,自己现在只是呆在消逝而去的时间里……

12

来到医院,走进妇产科病楼,沙织立即沉浸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之中,仿佛偶然打开了一本不愿重读的旧日记。这是常有的事,每次出入妇产科的病楼和产院,都会勾起她对流产后的刮宫和麻醉醒后的隐痛的回忆,于是那种忧郁便再度袭来。这些都是二十年前新婚不久的事情,而近几年,为了检查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发展的子宫肌瘤,她又不得不每年一次来这种地方。每次来,她都被一种遥远的感觉所控制,一时间陷入到呆痴的状态之中,这种感觉,沙织暗自称为“妇产科空气麻醉”。现在,她一面抵抗着这种精神的麻醉,一面乘上电梯,二楼的门打开了,要探访的同事正穿着睡衣站在那里。